

那些人几乎和我们同样地思想、行动和感受，读者不久就觉得自己和他们是类似的人，只不过在他们那里，一切都来得更加澄明、清纯和文雅罢了。

——德一歌德

岭南逸史

明清典藏·才子佳人小说（清）花溪逸士 著
魏武挥鞭 点校



中国经济出版社

那些人几乎和我们同样地思想、行动和感受，读者不久就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一类人，只不过在他们那里，一切都来得更加澄明、清纯和文雅罢了。

——德一歌德

岭南逸史

魏武挥鞭点校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岭南逸史/ (清) 花溪逸士著, 魏武挥鞭点校

北京: 中国经济出版社, 2011. 7

(红颜蓝颜·古典言情书系)

ISBN 978 - 7 - 5136 - 0584 - 7

I. ①岭… II. ①花… ②魏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18602 号

责任编辑 吴航斌 宋庆万

责任印制 张江虹

封面设计 巢新强

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

印刷者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1.25

字 数 229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36 - 0584 - 7/I · 31

定 价 27.00 元

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.economyph.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

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(联系电话: 010 - 68319116)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 - 68359418 010 - 68319282)

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(举报电话: 12390)

服务热线: 010 - 68344225 88386794

红颜蓝颜·古典言情书系 | 总序

那些人几乎和我们同样地思想、行动和感受，读者不久就觉得自己和他们是类似的人，只不过在他们那里，一切都来得更加澄明、清纯和文雅罢了。

——【德】歌德

饮食男女，言情是永恒的话题。中国古代同样有言情小说，它在文学史上的特称，是才子佳人小说。“红颜蓝颜”的组合用于出版主题，就有男女两性、古书今读的意思。古往今来，才子佳人小说所以能成为传世之作，人人爱读，在于它的通人性、识大体，启发了我们对于一时一地所谓美与善的思考。

才子佳人小说，它有着欲说还休的名声。这类小说自成一派，在文学史上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。在文学史上，它往往与艳情小说、公案小说及世情小说等题材相提并论。艳情小说是指以写性爱为主的小说，众人熟知的《金瓶梅》是其中典型，出脱前者的才子佳人小说，概念出自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鲁迅这样定义：“至所叙述，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，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，功名遇合为主，始或乖违，终多如意，故当时或亦称‘佳话’。”

才子佳人小说的出现，至少有两种文学背景：其一，在艳情、世



情小说对于人欲色情过于横流的诸多作品之外,它们大多数用笔秀丽、端庄大雅,并不涉及绣榻纵欲,这可谓是对当时风潮的某种反思与拨正。其二,早在唐小说中,不乏此类掺杂风流韵事的真情实意,因此传为才子佳人佳话,至于明清,可谓是某种追叙和复古。因为人各有志,所以各取所需、各逞其才,才造就了明清小说在文艺意义上的百花齐放。

说到百花齐放,那么,才子佳人小说就是一朵花。对于一朵花,不必非要苛求在它上面读不出兵戈气象、家国情怀来。再则,一部小说,毕竟能量有限,非要求它穷究世间万象和古往今来,悬格过高,未免目中无人。一本书,自有它的旨趣,不必非要去讨好每一个人。言情小说,不涉战争与和平,无关王朝与家族,它本没有教化世人的大抱负,我们何必强人所难呢?

有言在先,是因为想到:在作家与批评家之间,有一种微妙的对垒现象。批评家以批评为己任,对于作家笔下求精,固然是一种鞭策;对于读者分辨取舍,也不失为一种提示乃至警醒。怀着向善的愿望,指出问题,提示歧路,这都是批评家的功德。可是,鱼目混珠的事太多太多,批评家(据说还有很多批评家,实际是因为做不了创作家,才退而任职专事批评的)动辄以大义民生来要求一切,那么,高调之下,几人能副?

批评家唱高调,实际上是一种取巧。批评固然可以显出批评者的高明见识,但可惋惜的是,这类批评最后往往流于议论是非,所谓批评,也堕落为肤浅无聊的闲话。中国文学并不缺乏思辨,所以,批评从来不缺;人心人性之中,落井下石、诋毁不倦、倾轧不已,都是不听美德管制的心魔。所以,常见现象之一种:批评家成群结队,抨击作者胡言乱语,教训读者明辨是非。凡是新生事物,

要批评它不成熟、幼稚可笑；凡是陈年古迹，也不放过，批评它观念过时，立论狭隘，随后作大度宽容状，归之为时代的局限性使然。

因为有不少心狠手辣、看重门第的批评家的毫不留情，才子佳人小说的地位，一直不高。实际上，才子佳人小说，作为古典言情小说的一种，当年当时，老百姓爱听爱说，谁说劳动人民没有情与爱，他们情真意切，爱得更真挚。他们的想象力固然有限，可是对于婚恋情义的态度，大体是端正无邪的。当时的古典言情小说，它的文学价值当然不能跟《红楼梦》这样的大作相比，所以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成为批评家的偏爱。

批评家的心狠手辣，往往在软柿子上才见得心应手。《红楼梦》之所以伟大，大概是头绪繁多，盛衰开合，其中充满了大判断和小结裹，处处是伏笔、句句有隐喻，来头大了，名声高了（当然，名头高大的倒吸引了那些妄图一战成名的批评家，比如就有人唯我独醒、满纸鄙夷地批评《红楼梦》只不过是一个俗艳的女子），寻常人不敢挑衅。而一般的批评家，因为识时务，立地成俊杰，对大作品不敢造次，转而就欺负弱小。正如《西游记》第六十七回中，猪八戒跟孙行者说的：“哥啊，你不知我老猪一生好打死蛇。”

才子佳人小说当然不是一条死蛇，前头说了，它是一朵花。楚辞汉赋，唐诗宋词元曲，明清小说，这基本属于文学史的常识，这锅冷饭不必再炒。自古到今，诸事由蒙而壮，再至于衰竟而亡，这是四时有序的常理，也不必翻来覆去地讲。就说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，自发音含糊的孩童成长为梨花带雨的风韵成人，这个转变发生在明清时期。

明清小说之所以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，一方面，一时一地，谁



家没有些自己的代表土产？另一方面，也印证一个道理，反映人生有多种方式，传道不是还有方便法门么？唐诗宋词元曲是表现方式，到了明清，诗文大道上的灯盏都亮了，那么手中的灯笼只好挂到乡间的郊道上去，小说体裁因此繁荣起来。这个新的变化，使得小说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，在文学史上为自己夺得一席之地。到了清末，风云变色，天地重排，中国古典文学也就可以告退了，明清小说的这一页，于是翻过去了。

翻过去了，并不妨碍我们回翻再读，我们读古人的言情作品，一方面抚慰思古幽情、好奇心理，一方面，我们亲近古老的中文，就会发现它传情达意的魅力依旧，它们依然活泼、精神、回味无穷。法国的儒贝尔将军，曾说古人的书籍是文体的百科全书。这些小说的笔法、用词和结构布局，读者若是细加体味，自有一得。曾经认真研读中国小说的德国大诗人歌德，对《好逑传》、《花笺记》和《玉娇梨》等数部才子佳人小说都非常推崇，他赞叹道：“中国的小说，都有礼教、德行与品貌方面的努力。正因为有这样严正的调教，所以中国才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文明。”

用歌德的话来护佑，虽是表面文章，却多少可以防范那些“好打死蛇”的批评家的专事捣乱、一味贬损。但是，即便没有歌德等人的赞誉，“红颜蓝颜”书系的存在，也自有它的理由。我们对于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，可以赞誉、可以批评，只不过不管是哪种评论，都要恰如其分，不要失去了适当的比例感、分寸感。假如才子佳人小说不值一提，我们不用选它，但是选了它并不等于承认它就是明珠，璀璨生辉，非它莫属。从文学史的演变来说，才子佳人小说是一个独特的流派；从文学反映时世的角度说，才子佳人小说的作用，有诗文不能替代的地方。对此，我们取节制的承认，但是无须

去夸张、去夸大这种地位。

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由那个时代的趣味、习惯、憧憬决定的。所以,英国的文学批判家赫兹里特重申这个常理:我们无法用一个时代的感情去测量另一个时代的感情。作为出版者,对于读者,我们有三点意在尽职的提醒。第一,不要流于细碎,在本该陶冶情性的阅读中切勿放任学究的习气。记住,你是在读一部小说,而不是考订史实。文学具有残缺不全的本质,我们只是尝滴水而知其味。第二,不要盲目地美化传统。才子擅诗文,佳人事忠贞,这种四平八稳实际是文艺修辞。传统的形式有如旧式中堂的对联,取其端心束念的劝喻,那个时代已经过去,流传不变的是某种精神内核。第三,才子佳人,才美联姻,对此美好愿望,读者不要想入非非,不可自拔。不妨想想莎士比亚的劝告:太完美的爱情,伤心又伤身,身为江湖儿女,没那个闲工夫。

下面说一说书系选目的基本内容。作为古代的言情小说,才子佳人小说在故事模式上大致相类:忠奸斗争、小人陷害是必要的桥段,否则罅隙无从开、冲突无从起。使女代嫁、乔装寻觅、情浓私奔,虽是常见的套路,但却也表现了女主角“她”的聪明智慧、一以贯之不让须眉的可敬佩的气概,这些德行就像云后的太阳一般,发出温柔的亮光,照耀着我们的行动。同时使剧情富有起伏,在阅读欣赏上有更多的热闹可看。才美相知、相慕及相期,那么“以诗为媒”必不可少。才子佳人小说的黄金时代,是在顺治、康熙两朝,“红颜蓝颜”书系第五辑,续选此中四部代表性的作品:《合锦回文传》、《两交婚》、《吴江雪》和《岭南逸史》。



书系选了《合锦回文传》。全名为《绣像合锦回文传》，铁华山人编，凡八册十六卷。现存最早版本系嘉庆三年（1798年）宝研斋刊本，现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。苏若兰手织的《回文璇玑图》原是武则天喜爱的宫中之物，后流人民间，其中半幅被襄州梁孝廉所得。梁孝廉之子栋材，立誓娶才女为妻，所谓才女者，就是文才要像苏若兰一般。才子娶妻，心中先存着明确的念头，这个“明确的念头”代表着超越当时当地主流婚恋观的进步。婚事，必有凑巧，持有另半幅的桑梦兰，自命才女，心中念头遥遥相应，也“必要配得那半锦的人，方与作合”。于是，同调应知同一笑，三生石可坐三人。才子佳人相见，得偿所愿订了婚。此后，情节一折，别生风波，栾云意欲劫夺，梦兰连夜出逃，遭难之后得重逢，此书回评语有“前卷旖旎旖旎，如对新花嫩柳；此卷凛凛烈烈，如遇苦雨凄风”可谓确当。除去才子佳人故事，“合锦回文”是重要道具，作为文字游戏之一种，表现了古人的书房雅趣与精深文化，可为一观。

书系选了《两交婚》。又名《两交婚小传》、《双飞凤全传》等，步月主人著。那时候，《平山冷燕》大大出名，于是借名出版并以续书自居的作品为数不少，此书即是一例。书叙四川重庆府晋云山下的横黛村中甘颐、甘梦两兄妹，才情了得，天生才子，必有佳人作配，于是，又有扬州辛古钗、辛发两姐弟。顾名思义，两交婚者，系指双双交婚。这样看来，才子佳人故事的模式与套路毕竟太过狭隘，主题单调，情节不免陈陈相因，难以打开新天地。作者搔首奋笔，所谓的新创造，也只是捏造一对兄妹来配另一对兄妹。这类“人间乐事到我家”，注定难以光大。本书情节与《平山冷燕》、《赛红丝》大致相类，其中出彩人物有歌妓瑶草，才美兼具，光彩照人，对照之下，那些“才子”的光泽反倒暗淡了许多。

书系选了《吴江雪》。全称《新镌绣像小说吴江雪》，吴中佩蘅子著，凡四卷二十四回。书名各选主角姓名之一字合成，但是除了佳人吴媛、才子江潮以外，并没有什么地位的媒人雪婆，却因其“侠心义胆，不慕富贵”而列传其上，这在才子佳人的小说史上并不多见。深层挖掘，倒可见作者具有先进的“阶层意识”，或者在身份地位方面，作者迥异于常人，抛开了那一分“分别心”。书叙才子江潮，在进香途中偶遇佳人吴媛。郎才女貌，一见钟情，可这一心事如何出口？幸赖有媒人雪婆，不辞辛劳，往返于两家撮合说亲，最终结成姻缘。此间小人破坏、豪富欺人的段子自然不免，于是有丘石公、尚书公子与平远侯公子这些人物出场，小人诡计被雪婆与吴媛一一识破，达官求婚也被力争辞却。本书对于几处琐情细故，写得逼真传神，值得肯定。在姻缘成真之际，媒人雪婆则功成身退，这一写法或许是从将相列传中借鉴来的，但用在儿女情长故事中，未免有些不纯不粹之憾。

书系选了《岭南逸史》。花溪逸士编次，凡二十八回。可考最早版本为嘉庆十四年刊本，该书文道堂藏版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。在小说史上，本书极少为人提及，唯今人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、阿英《小说闲谈》中提及介绍。书叙爱情故事，又以军事交战为线索，于是篇幅罕见地长。本书的内容构成，一是主角黄逢玉与四位女子的爱情故事，女子各具才情，故事悲欢离合；二是岭南的风土人情，可视为阅读中的别样风景；三是各类战争，有明王朝军队与地方瑶军的对阵，有瑶军与瑶军的内部争斗，还有瑶军和明军联合后与其他地方武装的交战。其间夹杂斗智、斗勇甚至斗法，颇为热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一反官方正见，在书中大胆讴歌瑶人



的智慧与勇气,对瑶人的反抗斗争寄予深深的同情。这也表现了作者超越时人常见的一面,文学理论家阿英曾说:“岭南的小说,见到的不多,而《岭南逸史》一书则比较流传的广,这仍然是描写才子佳人的小说。”本书的兵戈铁骑,取代了同类小说常见的山光水影,虽是才子佳人小说,但更贴切而言,更靠近英雄儿女章回小说。

以上作品四种,采择于中国古典名著,以“红颜蓝颜”书系为题集成推出。英国有句谚语:时间的长河荡尽了千古风流。我们断章取义,用时间的长河来宽容古人作品中或许有的糟粕。须知,历史的天空中闪烁的那几颗星,谁没有过“茫茫欲火欲烧人,惆怅无因为君说”的情结和绪念?今日苛古,来者也必苛刻如我们。不薄今人爱古人,端恕之风,愿与激扬。

明清的言情小说,作者均已作古,但是那时那代的风物人情,我们从文字上感到跟我们是如此的贴近。也许,宋明之后,“性理”或“道学”的时风太盛大了,可是,爱情这东西,跟咳嗽一般压抑不住,有需求,有期盼,但是那时候写爱情的作品却少得可怜,充其量在宋词中夹带走私了一些,只有到了明清,人们才开始大笔书写,记录多情男女在恋爱生活中的悲欢离合,歌唱他们的感想,其中不乏邻近现代人秉持的所谓“新意识”。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,这些作者用自己的笔墨为女子生色,为女子争应得的地位,这一点努力,哪怕只是道出“人生大欲,男女一般”,都值得我们去尊敬。为了这个,我们为两个世纪前的古典文本动用了“她”这个字。

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文艺流派,才子佳人小说有始有终,现在我们用“古典言情”为之正名分类。当然,我们都知道,书中写的事,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不会发生,这不过是小说家遐想抒怀的

一种反映方式,读者不可痴人听梦。同时也使我们明白文学创作不是刀兵革命,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隐藏的本质,曲传人物未吐露的心理。但当时社会的种种,不可能全部反映出来。有许多揭破现实和价值动员的大任,留待其他的文体来担当,这只不过是一部言情小说。

至于曹雪芹批评才子佳人小说“千人一面”,对此也要有鉴别。钱钟书说过:“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发达到极端,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,对外界视而不见,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,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。”这大概就是才子佳人小说落入俗套的病症所在,也正因为此,我们重申阅读的希望:第一不要放任学究气;第二不要泥古忘返;第三,不可中了才子佳人模式的毒。

两个世纪之前,奥斯丁的《傲慢与偏见》问世,而那时也是才子佳人小说正逢其时的年代。中西相通,天花藏主人在序言中说到:“自古男女存大欲,况于才美复多情”。但是,何以西方作品至今深攫住少男少女那颗多情的心,本国同期出品的古典佳作却无人问津?今人都知道AA制的意思是各买各的账,以为来自西方的法则果然高明,殊不知本国早有“打平伙”一说,凑份子找乐子而已。周边的姑娘家流行说“闺蜜”,以为是今人的领先独造,可是古人有“手帕交”,名词有别,但古人早已经历了我们正在经历的。

“红颜蓝颜”书系的整理出版,旨在细分中国古典小说,为其中独特的一支流派做整理、以播传。才子佳人小说或有的糟粕和精华,与明清小说的流派和发展一起,都留待专门的学术去探讨。作为出版者,只尽流传播扬的本职,而不是动辄为读者送法上门,强卖自作高明的提示。至于小说反映的历史情况、风物人情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那个年代的情感、文学、哲思与主流价值观,读者大



可在欣赏具体作品中去把握、去体会、去回味。

何以在这个以“效率、监督和创新”为基本诉求的利润时代，我们依然为“她临去秋波那一转”而驻足流连？因为我们拥有做上几千年的同一个梦，古往今来，昨非今是，我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梦。不过有梦总比没有梦好，有梦，至少让我们还有更多想象。须知，新的启发，倒往往来自于对旧梦的追寻——爱默生说过：在每一种天才的作品中，我们都能辨认出那些为我们抛弃的思想，它们带着某种以前不曾具有的庄严，又回到了我们心中。

吴航斌

2011年6月6日 北京

序 一

《说文》：“史，记事者也。”有国史，有野史。国史载累朝实录，瞻而不秽，详而有体，尚矣。野史记委巷贤奸，山林伏莽，自汉唐以来代有其书，大抵皆朽腐之谈，荒唐之说居多。求其一二标新领异，据实敷陈。堪与国史相表里者，吾则重有取于黄子之《岭南逸史》云。

夫文章之道，贵乎变化。变则生，生则常新而可久。《逸史》者，离奇怪变，盖不知其几千万状也。即女子也，而英雄，而忠孝，而侠义，而雄谈惊座，智计绝人，奇变不穷，抑亦新之至焉者乎？且予尝南游永安矣，见夫一门三孝坊石，犹岿然存也。西至罗旁，过九星岩，击石鼓，渊渊有声；登锦石，诵屈子铭，其所表见皆不虚。夫岂无《幽明录》、《搜神记》诙谐诡怪足动观听者？然而不近人情，莫能征信，识者笑之。安所得如《逸史》者之千变万化而复无事荒唐也！使其付之梨枣，传之其人，知必有以吾言为不谬者。故序之。

时乾隆甲寅之蒲月五日，西园老人题于双溪之草堂



序 二

花溪逸士者，余叔也。穷居武陵山中，孟夏日长，振笔作《岭南逸史》。越数月而成，以示余，且嘱序焉，余拜而受之。

始余与逸士，数同塾，年俱少，负意气，以举子业为急急。当是时，二人者，风雨鸡窗，昏黄月旦，广搜纵取，互为吐纳，以相砥砺，极日夜而不休。既屡见黜于有司，卒以自困。而乃搜罗今古，旁究百家，举凡忠孝贞廉、文人女子，与夫人心风俗之邪正、山川形胜之怪特，莫不参互而详考之。嗟呼！此《逸史》之所为作也。

夫史者，所以补经之所未及也；而逸史者，又所以补正史之所未及也。经为圣人手订，亘万古而不易。史则自左氏班马以外，不少概见。虽以韩子之贤，犹辞不就职，盖亦有难言者乎？

逸史者，固无史官拘挛之责，而乐得行其游放不羁之气，以成就其逸也。然独眷眷于粤何哉？逸士已不为用，思有以自见。

粤为灵奥之区，山海甲于天下。耳目之所常经，谱乘之所备载。而罗旁、水安间，瑶壮纷沓，事迹较多荒略，故三致意焉。于是编其简次，成如干卷。始明神宗，迄于某年，而自署其上曰《岭南逸史》云。

今日者，余年凡四十矣，家故贫，且好游。回首蘧庐，碌碌无可称道。以视逸士之阐微显幽，褒贬予夺，托之稗官以垂不朽，其为人之同不同何如耶！逸士诗文甚富，尝苦知音者鲜。无事乃旁游

其意,涉笔是史,然以质之海内而好古之士。览其布局、运法、立意、命词,波诡云谲,结构精严,以补正史所弗及,惩劝善恶于将来,亦可恍惚以见其一斑也夫。

时乾隆癸丑中秋月醉园狂客谨志



序 三

《逸史》者何？花溪逸士所著也。花溪逸士者何？余之友耐庵也。其曰岭南者何？详其地也。盖凡士之蕴其所有，而不得施于世者，多喜自奋于予夺功罪之中。见夫善恶颠倒、美刺混淆，致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，而愤时嫉俗，往往寓其褒贬。然则，非史之必出于逸，殆因逸而始托于史，故孔子作《春秋》、司马作《史记》，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

逸士自少寝食于古，穷奇索隐，上窥姚姒，下逮百家。与夫所历山川之险怪，治乱之兴衰，靡弗博闻强记，以自得于风雨晦明之外。其发为文章，豪宕自雄，勃勃有奇气，知所凭藉其厚。比虽见抑有司，困厄闾里，犹肆搜罗，为书之癖，郁其所蓄，思征试其才，遂取水安、罗旁遗事，综其始终而予夺之，若者宜劝，若者宜惩，而《逸史》于是乎以成。

嗟乎！使其得用于朝廷，而其才岂不足以颠倒天下士欤！奈何长自寤叹，而为逸者之史？徒以彰善瘅恶之惩，权托诸空言以自见。惜哉！虽然，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，面目异形，穷达殊致。而能取诸怀抱，吐其蓄积，微而显，臧而达，俾贤者薰而善良，不肖者姓名畏知，可以少补麟经汉史者，抑亦圣人之徒也。又何必印累绶若，而始成其不朽之良史哉！

呜呼，逸士亦人杰也哉！

岁在甲寅蒲月中浣琢斋友人张器也撰